

别以为大学老师上课时都一本正经,不怎么正经的也是不乏其人的。例如我。也是因为正赶上世界读书日,一次上课我对满教室男女本科生说,胸有诗书气自华怎么个“华”法,一时倒是说不清楚,不过有一点当场即可判定:看书的和不看书的,眼神肯定不一样。尤其站在讲台往下一看,昨晚那个看书了,哪个打电子游戏了,马上一目了然!甚至同样看书,哪个看的是唐诗宋词或《纯粹

理性批判》,哪个看的是《金瓶梅》或《查泰莱夫人的情人》,你的眼神也都告诉得清清楚楚……

话说到这里,前几排不少学生赶紧闭上眼睛。我心里暗暗得意,如何,说中了吧?

同时我也知道,事情不可能精准到那个地步。果真那样,我就不算是教书先生而是算命先生了。不过话说回来,谁挑灯夜读谁熬夜网游,那的确是能看出个十之八九的。其实

干净的眼神

林少华

也用不着我说,你自己往镜子里一看就晓得了。看完网上花花绿绿图像的眼睛,相比从书页字里行间抬起的眼睛,笃定是两种眼神的嘛!原因不言而喻,嘴巴说谎,笑容说谎,手势说谎,唯独眼睛不说谎。举个不文雅的常规例子,夫妻某一方红杏出墙,回家一般不敢正视对方。记得老间谍影片那句经典台词吗:“请看着我的眼睛!”

在我十分有限的人生经验中,除了热恋中的眼神,就数读书的眼神感人。作为教师,我当然最喜欢读书的眼神,甚至奢望学生把热恋的眼神也一并用在读书上——那无疑是人间间最美的眼神。总之,我爱读书人的眼神。很难说多么清澈,但一定专注而深邃;很难说多么妩媚,但一定优雅而动人;很难说多么灵动,但一定睿智而秀气。

若换成我的一位朋友的说法:干净!

是的,前不久我作客郑州纸的时代书店——我中意“纸的时代”这个书店名称,颇有与网络时代分庭抗礼的悲壮意味——做完讲座,回答完听众的提问,书店摆出刚出版的拙作《异乡人》等几本小书。队排得很长。于是我赶紧低头签名。蓦然抬头,发现我的朋友、作家林一苇不知什么时候找来会场——他当然不是来找我签名,而是找我喝酒——活动结束后他告诉

我:“找你签名的女孩眼神多干净啊!漂亮的不漂亮的,全都那么干净。那才叫可爱!”

干净,说得好!眼神因读书而干净,因干净而漂亮而可爱。亦即,干净超越了漂亮不漂亮。干净是关键词,是漂亮的前提。广而言之,再漂亮的城市、再漂亮的厅堂、再漂亮的衣衫、再漂亮的餐具,而若不干净,漂亮也无从谈起。

然而,如今干净是多么难得一现啊!官员不干净了,是有贪官污吏之说;河流不干净了,是有水质污染之忧;空气不干净了,是有雾霾弥天状。就拿作为本文主题的眼神来说,怀疑多了,食欲多了,庸俗多了,戾气多了。一言以蔽之,不干净了!不干净的原因诚然众说纷纭,但有一点是任凭谁也否定不了的,那就是我们有很多人读书。换句话说,读书的眼神少了,而网游的眼神多了,数钞票的眼神多了,打股市的眼神多了,看“礼账”的眼神多了,打麻将的眼神多了,瞧车模的眼神多了——假如我们身边尽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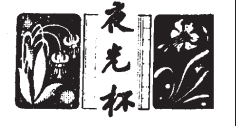


这样的眼神,那将是怎样的感觉、怎样的世界啊!

可是,国人读书现状远不乐观。据调查,人均每年读书量,犹太人64本,日本人40本,法国人20本,韩国人11本。而中国人则为区区4.3本。我国成了“世界上人均读书量最少的国家之一”。李克强总理连续两年把读书写入政府工作报告,号召国民读书,建设书香中国。

听听白岩松对此是怎么说的:“对于人们的身、肉体来说,不吃不喝不下去。那么我很纳闷,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,不读书不也是跟不吃不喝一样活不下去的一件事吗?有号召全国人民吃饭的吗?与先贤相处,是一种美好,这个世界最伟大的发明只有一个,就是书籍。其他发明都是自然的延伸。”宋代诗人尤袤说得更是简洁明快:“饥读之以当肉,寒读之以当裘。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,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也。”

而我要说,读书吧,为了那干净的眼神!



我是登高把这本《放鸭记》找出来的。巴掌大块店面,小人书一层层码到天花板上。《放鸭记》,这个“鸭”字估计有戏。随便翻开一页,一望无际的稻田,随着小路蜿蜒,小路的另一面的轮廓,是由沿途的树来划清的,树也由近及远,蜿蜒而去。旁边还有道水渠,一台拖拉机正要横插过来。这本书我要了。

“这鸭子,画得几好哟!”店主翻开书欣赏了一阵。许多幅画面上,都有十几二十多只的鸭,姿态各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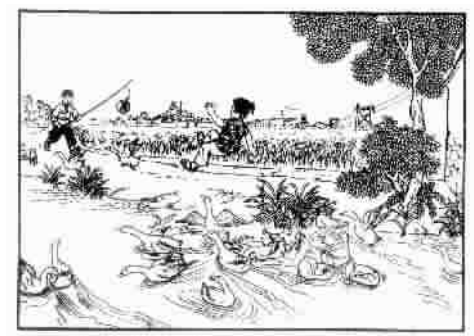
我喜欢,构图也极其合我心意。要是这画家跟我认识,我俩绝对说得来,因为我们的审美眼光是如此相似。

但这本书并不是一个人画的,绘者署名是“海门县文化馆”。合作画画,怎样分工?人物应该是同一个人画,否则难以做到一致;也许由一个人决定构图,同时画出构图中的景物。这本书的景物绘写可谓幼细,光是树就画了好多种,而且每一片树叶都完整地画出了,甚至不知名的野草也用工笔。还有庄稼,以及各种蔬菜的叶、藤、果、秧,无不繁密茂盛。繁密处繁密,留白处也留白,树叶的空隙里点缀一只跑过的鸡,或者下一幅将要出现的人的伏笔,这样就出来了空间的层次感。

是不是有一个人专司画鸭呢?鸭不算特别难画,难的是如何铺排这许多只鸭。汪曾祺在《鸡鸭名家》里说,每只鸡都不同,而鸭都是一个样子的。真的是这样,世上的鸭都是麻花色、神气憨拙、摇摇摆摆走路的。可你不能把一样的鸭子画成一个样。画面上线条光滑饱满的鸭,显然是天天在水里养得溜光水滑的:“向阳渠里散游着斑斑驳驳的鸭子,有的在扎猛子找螺蛳吃,有的扑着渠水追逐柳条上的蚂蚱,有的抖着翅膀在撒欢。”就算依样画出种种情状来也要当心,可能个个鸭子生动,整幅群鸭图却呆板了。须得动静结合、疏密有致、主次分明,既要有出格的鸭子,也要有规矩的鸭子,听你调度。有时候群鸭也可以姿态划一——在它们排队走路的时候,此时,就必须安排一只不听话的鸭,偷跑出队伍去吃点什么。

怎样才能画好鸭呢?就像王冕画荷花一样吧:坐在河边,观察它。鸭群来了。它们在水上走得那样平稳,涟漪在它们身后分出一道平静的水路。看到前方有什么物事,鸭会习惯性地伸长脖子,先于你的身体去探究,伸长的脖子,线条仍是光润的。水面上静止的鸭,往往回头在用嘴巴整理翅膀。兴奋的鸭,立起身来扑腾;纵情的鸭,把头扎进水里;一时撒欢跑上岸的鸭,必定高举双翅,撒开了两腿飞跑。——看得多了,笔下自然流泻,大概其实不必笨拙地设计,画面该如何安排。

真是舍得工夫。画家连个名字也没落,估计稿酬也只是个意思,另外给几本样书。画的人,现在老了,偶尔戴上老花镜,找出已经没人看了的、自己藏了几十年的小人书来看看,这是我年轻的时候,画的鸭……



《放鸭记》,刘本夫、褚言德原著,海门县文化馆绘,江苏人民出版社1975年4月第1版

程:亲爱的女儿,在你24年的生命里,我记得,我们只有一次书面通信的机会,那是你上高中去郊外野营的作业。今天,作为母亲,我第二次给你写书面的长信。现在不住一起,我们都通过手机或是电脑进行三言两语的交流,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。

今年3月,父母为你举办了一场热闹的婚礼。说句真心话,母亲舍不得你很快就嫁了——你刚刚离开大学校园,才踏上工作岗位。然而,爱情把你拐跑了,你们急于打造自己的小家庭,过上自由自在的小日子。你走了,家就空了,好在有我的繁重的工作可以填补。每天,我会推开你的小房间,看看你留下的衣服、书籍,有时候太想念你,我会躺在你的床上安睡,许许多多夜晚,我还担心你怎么下厨,营养是否足够,加班回家是否安全?我还在想,一个在温室里成长的“公主”,和另一半一起生活是否幸福?那天婚礼

上,年近八十的证婚人已经满头银发,他从自身50多年的婚姻和家庭出发,语重心长地告诫你们:生活是一种责任,婚姻是一场修行。短短的几个月,我不知道,你们双宿双飞的日常里,是否感受到这些生活的哲理?

人的一生,经历的酸甜苦辣都是岁月。爱情虽然甘美,却往往是水中花、镜中月,就像我们花园里种植的玫瑰,风和日丽之中鲜艳欲滴。但这个花儿只能欣赏,不能当饭吃当菜尝,不能为你遮风挡雨,更不能为你平静或是喧嚣的人生奠基。然而,爱情又是最伟大的力量,可以让你无所畏惧地奋斗,披荆斩棘地前行。当今社会,有些年轻人崇尚物质攀比,不惜卖身求荣,而你如一株亭亭玉立的百合,淡泊名利,用心去寻求一个志同道合的

人,希望互相依靠互相支撑,用你们的双手去追求美好的未来,这是来之不易的情感与意志。

真正的爱,就是信仰,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和一个家庭无怨无悔地付出。婚姻以爱情为基础,却要以经营一个家庭的养料作为根本,需要泥土的培植、阳光的照耀和雨露的灌溉。丈夫要懂你、疼你,分担一些家庭重任,作为女主人要勤俭持家,井井有条,学会在油盐酱醋茶里算计收支,并通过经济运作来提升财富积累,为未来的孩子创作一个舒适安稳的环境。而同时,你也不要被完没了的琐事拖累。工作之余,可读书、会友、参观、旅游,不懈地塑造和保持一个崭新的自我。作为母亲,我希望你不断地学习,汲取各种知识和技能。以前你疏于钻研学问,忙于应付各种考试,我心里也很迷

茫。现在,你应该制定一些实用的小目标,不断努力学习以致用,才能在社会上脱颖而出,才能承担生活中许多繁杂的课题。

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,遇到现实中的挫折、困境,应该互相化解、携手共进,最重要的,就是你们要有心灵的契约,勉励彼此专注当下、不怨不念,因为没有人可以替代你们成长、成熟。现在,作为90后的独生子女女大都有惟我独尊的个性,你们能经常抽空探望爷爷、外婆等长辈,关心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况,说明你们已经懂得,恋爱是两个人的事,而婚姻事关整个家族。

这些点点滴滴,尽管琐碎,却都是生活的内容。

爱是爱,生活是生活。问世间情为何物?你们要用一生来探索爱情和亲情的答案。

妈妈

周末在家整理书报,偶尔看到两份刊登有朱曾汶先生文章的报纸。报纸虽已发黄,重温却别有一番味道,这就好比朱先生生前喜欢的咖啡,韵味无穷。

朱先生是父亲的老朋友,1948年在华纳公司共过事,两人一起翻译电影字幕,还和朋友编了一本《水银灯》。后来公司解散了,才各奔东西。但往来还是不断。小时候,父亲带我们到朱先生香山路房子去玩过,朱先生的风趣幽默,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

朱先生是个能人,在华纳公司解散后,走上了漫长的翻译单干道路,而且涉足领域之广,令人瞠目。如《林肯选集》《杰斐逊选集》《政治中的人性》等等。他被商务印书馆称为“译书最多,贡献最大”的一位译者。另外,解放日报还曾多次刊登过他编译的连载小说。难能可贵的是,朱先生年届90,还热衷于为《新民晚报》“夜光杯”写稿。每每有先生的文章刊登,我会第一时间告诉父亲,并把文章复印好,父亲则拿着放大镜仔细阅读。

令人惋惜的是,2014年12月22日,先生走了,没有大肆张扬,连像我父亲这样他多年的老朋友也未接到任何通知。直到2015年4月,看到他女儿朱宁的怀念文章《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》,父亲和我方才知悉噩耗。

如今,先生已去,在重温先生旧作的时候,说起先生的旧事,父亲和我都感慨万千。前些时候有记者专访父亲,父亲还谈起与先生交往之后,先生的夫人张芝闻讯,还特意致电家中,与父亲聊起先生。

近三年过去了,先生,你在那边还好吗?你的朋友不会忘记你。

想念朱先生

陈造奇

我生无田食破砚

陈敏篆刻

不愁无处下金钩

王安忆和她姐姐安诺来嘉定,茶叙之间,殷慧芬送她俩一人一块老土布,小格子花纹,一块色深一块色浅,都很好看。安忆说,上次王小鹰在嘉定买了块格子土布,后来她去做了一件衣裳,做工要900块。我说,怎么那么贵?王小鹰大概太考究,殷慧芬叫嘉定土裁缝做,百把块就够了,做得也蛮好。我从柜子里取出其中一件,在身上比划着:“我还穿着它周游世界呢!”

王安忆说王小鹰买土布,是在2014年元旦。那天我们逛街,州桥一家门面很小的旧货店让女作家们驻足停留。小店门口堆放着不少从嘉定乡下收来的老土布,她们挑拣着买了好几匹。每匹长三十余尺,才卖几十元。

嘉定的织布自古有名,明代王鏊《姑苏志》有记:“木棉布,诸县皆有之,而嘉定、常熟为盛。”元代元贞年,黄道婆从崖州回江南,“嘉定尽得其弹弓、纺车、踏机、掷梭之法”,黄渡等地的织布“坚致而利用”,名噪一时。

嘉定纺织的繁荣,与地理位置襟江滨海,地高土沙,宜棉花生长也密切相关。“嘉邑之男,以棉花为生。嘉邑之女,以棉布为务。棉花以始之,成布以终之”。明代永乐年,江南巡抚周忱“以邑不产米,家习纺织,奏请民输布一匹,准米一石”,使嘉定受其惠,得以减缴田赋十万七千多石米粮。明清时期,嘉定的飞花布“以染浅色,鲜妍可爱,他处不及”,丁娘子布“纱织工良”,扣布“光洁而厚”,斜纹布“斜纹间织如水浪胜子,精者每匹值至一两,匀细坚洁,望之如绒”,还有紫花布、茶花布、高丽布等,品种达二十余种。

大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嘉定乡下许多农家仍有织布机,女子大多会织布。殷慧芬前些年写过一篇散文,其中有了句:“……天也己经擦黑了。师母点亮了油灯,又打开了织布机,织起了农家土布。墙头上晃动着师母摇曳的身姿,光影浮动,有时候竟占据了整整一堵墙。凝望着油灯橘红色的火苗,满满一屋金色的光亮犹如师母脚下的织布机声,绵绵不绝涓涓细流……”

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扩张,乡村的土地被征用,农舍被动迁,殷慧芬笔下的这种景象就再不见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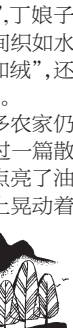
我和殷慧芬常在嘉定老街逛走,有时见到老土布整捆地堆在旧货摊上,甚至连当年捆扎的纱绳都原封不动,布的颜色鲜艳如初。摊主告诉我,这些原本都是乡村姑娘做新娘时压箱底的嫁妆。每每见之,我们一次次解囊,一匹一匹往家搬。之后做衬衣、外套、裙子,外出旅游时,常常一件件替换着招摇过市,博得异国他乡人的眼球。

乡下人不再稀罕的老土布,城里文化人却喜欢。我在书法家张森家里看到过他用老土布做的西装,也看到过本是书生的官员穿着老土布做的中山装出入重要场合。老土布还可以做沙发套、提包、书套、台布……

老土布还是馈赠友人的珍贵礼物。王安忆说,2014年5月,她应“余光中人文讲座”邀请,去台湾演讲,送给余光中的礼品就是在嘉定买的乡下老土布。余光中的一首《乡愁》脍炙人口。当他手捧这手工织布,不知道诗人心头涌起的又是一种怎样的乡愁!?

土布上的乡愁

楼耀福



我生无田食破砚



不愁无处下金钩

陈敏篆刻

十日谈

人生是你自己的,请看日本栏。

写给孩子的信